

晉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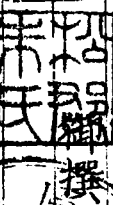
五



志第九

晉書十九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
 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
 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
 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
 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
 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
 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
 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
 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曾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墮不
 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沫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
 罷再葬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
 中興永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

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
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
之享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
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
陽南委栗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
搢紳焉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大康平吳九
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緇素武皇帝亦初平
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
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
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權
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
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
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
臣道專行記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顛

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乃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賓軍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李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於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亦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盲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感不可不

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三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其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義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一其殊義可依準王稟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无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顯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方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

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前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禫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北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

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子
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
李喜奉皇上帝爾綬策書神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
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
為求制眾議紛互遂不特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
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
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
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
祀宣皇帝以配太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月有司又
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三至之
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
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進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渡江大興三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道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主太一天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司
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
佐沂山嶽岱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
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開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三至之禮
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
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立憲章
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
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
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
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

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推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為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駢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且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以

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三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按此詔帝復為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執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大臭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從始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西今韓揚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脩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卽以令置按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今至於服黃之時獨

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傳成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弈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取後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此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且讀夏令奏可

禮記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礼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

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寮仔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咨漢儀元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音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且依脩耕籍之義然音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内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大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蚕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軋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蚕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祭草定其儀先蚕壇高二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

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蚕母蚕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車直駕六魏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衣各載筐鉤從蚕先桑二百蚕宮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蚕母還蚕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食宴賜綰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采

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是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无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一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

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稵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王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復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垂上遠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歲議同詔曰社稷一神

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至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至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豕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臣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並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菽日變執事

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礼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
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
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整大史登靈臺
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
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
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圭具勾龍之神天
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日而大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其諮尚書令
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龜占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
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
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
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
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

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禪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曰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官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眚將至行慶樂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无據

然苟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祭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禮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

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雷留國門國行太厲戶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禩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禩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禩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禩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鄉食南郊不復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

龍立土人舞僮二俗七日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大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祭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袞羣祀瘞沉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沉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敷已殲宜脩舊典嶽瀆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裡祀未之或甄巡符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今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曰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按虞書臯陶作土

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數系者致其祭功在
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大學是崇聖
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
廢與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
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且常設茅艾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
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牲供禳
饗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
改仲夏在歲且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一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
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
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祿妄相煽舍正為邪

故魏朝疾之其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獻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獻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

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
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
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
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
空王卽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
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
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
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
分其文曰天子羨思茲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
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
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為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為宣王忠武侯
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
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
姜氏為景皇后 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
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
祧聖言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
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
位此則虞氏不改唐朝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
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
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
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王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淮然
於祗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
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建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刀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並以為惠懷及愍宣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已應九世之識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其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二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桃淮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

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土室也至康帝崩穆
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躬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
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
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
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迂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
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躬袷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
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
不先不啻躬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迂廟之主藏於征西
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无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
至躬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誰主司馬無已心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
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
寔通而改築又躬袷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
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
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壇歲袷則祭之今四祖遷

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荅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王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无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后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礼宣荅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王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王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寔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无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无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鮌則迁王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迁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迁王之礼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无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继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王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迁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

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
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
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
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
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
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
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胄授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
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
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目下
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
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
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
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躬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
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

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
望乎侍中車轡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礼主於敬
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
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无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時朝議多
同於是奉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
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迁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
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
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
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間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又孝武朋京
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迁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
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
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
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當處廟堂

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迂藏西諸以
為遠禘而禘鄉食永絕也太尉詒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躬祠猶及
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躬祠行事改制
會夏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
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一月己卯躬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蒸祠中書侍郎范甯奏喪服
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百
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
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
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

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為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商
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且
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
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
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
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
百仞巨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龍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
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剪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
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继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继昭帝後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
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
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礼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

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甚矣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
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爲明久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
之号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
尊之禮帝旣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
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
以已爵加其父号帝又從之

志第九

禮上

晉書第十九

志第十

晉書二十

御撰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天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為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乎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顛車騎將軍賈允尚書令裴秀尚書僕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祐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豈曩時虞夏商周感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

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是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乂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柰何柰何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麗席凜水飲蔬食躬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万機坐而待且降心接下及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百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刺不能自勝柰何柰

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
訊告雖薄於情食言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
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五晷亮當復
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
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
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
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梵忽爾日
月已周痛慕推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
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
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
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
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
姓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

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又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改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葺素牀以布巾裏輦輶車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古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滂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晉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

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駕學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未事耳然於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母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管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閔博士謝攸孔祭議曾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

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躬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躬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擘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且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已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

也。已西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是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年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替為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只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

子无有国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
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与士庶同
礼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
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
諒闇終制孝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
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
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
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躰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
終制於義我既不應不除又无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礼也於是尚
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与士
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
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
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

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來
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
說往往亦見孝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
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裘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
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
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
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呂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呂
盧欽尚書新沓伯呂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呂胡威尚書劇陽子
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監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
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
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
以自尽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
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裘服除于
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達等議各見

所享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
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低為貴
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
若二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无文至周公旦乃稱躬之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其傳曰諒闇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
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
有后卅子之喪既葬并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
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
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
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
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
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占枕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襄喪重比自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盡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且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恭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邢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亞宜嘗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

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且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其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并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師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未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主於未央薄后窈窕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

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仿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呂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褻麻從事出入致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日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褻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躬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參議同者亦具刻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

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為道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眾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

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替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后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替虧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替於是帝制替服

隆安四年孝武大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省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大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礼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

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
為祖母後齊衰暮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其誓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
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
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
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大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東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暮詔下通議散騎
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柔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
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下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
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
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
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言無復有
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今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大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其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劔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劔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敬言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劔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道守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

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萬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
槨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
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君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
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道守從如舊其
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
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
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執紼虞以爲輓歌因倡和
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麻苴故
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
博士張靖荅宜依曾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詁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
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
義處之敦宜服本服耳齊而除王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

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諸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既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君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其不以親踈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

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脊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比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宗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二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詔不荅十八年笱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

報未審朝議以何為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璠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以來各由私情更相擬龍衰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君尊尊之心有時而替且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言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項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蒸嘗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止輒內外參詳謂宜聽胤所

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礼王爲三公六卿楊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并經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无聞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能遠表云安礼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礼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秦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安礼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无服三月之內猶楊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

未葬平公作樂為屠蒯所譏如遠所啓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
典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
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
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
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
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三議竟不知所取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无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為周
禮作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
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
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无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踈各如其親新禮王公
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朞而傍親為之服
斬衰鄉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摯虞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

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墓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如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廢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已下世有改變大體同

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龍衣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自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禪刻金匱追加尊號不敢開槨乃為石室藏爾璽璽首以示陵中无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故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匱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廡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廡大為煩費傳之案蔡謨說以三瓦器盛始死之祭馱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文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无用陵中唯絜埽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傳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傳之

古无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

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敷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
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旣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
終制又詔曰壽陵无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
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群官
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謁峻平陵然遂
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
拜陵議者以爲非礼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
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
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无進非礼
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
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
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太鴻臚鄭默母喪旣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

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隄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為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歿本居長少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為害於道議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冲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三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葦為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三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

雜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媵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暉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且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為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礼无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无疑於不服賊曹屬下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附於葬无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没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

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无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代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无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然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以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况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膺議然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慈之義可得以為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大尉充撫軍

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王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无絕道分居兩存則離不由人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合理絕彼己更娶代己安得自同於此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既已為嫡後服復云為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傷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无恧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与无妻同方之惡疾理无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公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

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
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為之服
一也又兩后以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
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
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
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
之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卒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
之二母各以終亡尚無並王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
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
正定為文章下太常報榘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進舊典為之立
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
隗而下之吳寇隔塞必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
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必一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
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

王比之事有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
羣議之紛錯同產者无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无等級之差
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无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今
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
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
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
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
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拔含
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
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
今令先妻以一躰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父相為服禮之善物
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曰蓋宜裕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
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慰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
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

國劉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
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
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
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其氏生子綏
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
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一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矣豐太
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一嫡前妻亡後妻子動疑所服中書令
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曷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一嫡
无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
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
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礼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
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礼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与鄭同
太尉荀顛議曰春秋並后以嫡立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礼並立二妻
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

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景
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
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
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覺為陳氏服
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覺謂抑其親鄉里
先達以元覺為合且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每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
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為審
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
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
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
特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坐門
下三省外內羣官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大宰西陽王
羨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字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顛散騎常侍

荀彧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
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方卑投身歸赴朝廷將
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
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畜意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於是有人奏曰案
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
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
三遇賊難喪靈无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
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三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三者无收殯之實
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
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依
東閔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
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
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
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

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晝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帝令以循議爲然

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方無一異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官胥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省之後尋覓无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既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藉往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愨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耳况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

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先制服之。文然初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異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卻擊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无二其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世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我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眾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

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

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一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
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
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且
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至天无窮之祚名謚不若皆相避於制難全
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
及遷毀之廟成祭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
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降及在臣子或以行顯
故能使上下邁德固有益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
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
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
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
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二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

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歿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二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庶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无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唯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顛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史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无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礼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礼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志第十

禮志中

晉書二十

志第十一

晉書二十一

御撰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
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
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公侯以下執
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止會文
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傳
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
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
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
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
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
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鍾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

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天鴻臚跪讚潘王臣等奉白璧各一
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至再拜皇帝坐復
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
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
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比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
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
紫將軍上殿皇帝興比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
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千
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即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
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
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鍾鼓作謁
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
前謁者跪奏藩王臣等奉觴再拜上千万歲四願樂作百官再拜已

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各於殿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
令跪授侍郎侍即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
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
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太樂令
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
作鼓吹令各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
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
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
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
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
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
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
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
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
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
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奏可江左王
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
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
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執贄公侯
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壁上殿御
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壁百官皆賀
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
樂百官受賜宴饗食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
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興亟動役無寧
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

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鯨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慝犯令爲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臨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

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虚心以俟其勉哉勛之稱朕意焉新
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議而
不建旗摯虞以爲觀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
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
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夫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
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
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
陳其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
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
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
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
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

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與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道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次血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貴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

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
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
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
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
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
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
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
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
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弃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
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異過也宜宣大典
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尊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
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成業業天之至望也詔曰
今逋寇雖於外則障塞有敬言內則百姓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

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舜賈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天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收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脩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復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首抑損，時

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欵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
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
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
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
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至爲
西伯以服事那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
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
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
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湯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
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
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魏魏
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
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
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

告太常且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今方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后桓溫議且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曰
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史員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錫
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宜
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
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
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
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
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
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
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史員人以
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
庶子奉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桃以先君之

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
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日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
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
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
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且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受命
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
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
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怙授璽綬
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
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
王珣荅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但更爲塋域制度耳褚
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
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
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臣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為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啟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壺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父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

惟施之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袁粲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百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左陳留王勸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躬去勸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絜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絜穆子是方應心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鄉食則無設樂之制大常蔡謨議曰凡勸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勸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鄉食宴鄉食之有樂亦所以勸賓也故却至使楚楚子鄉食之却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曰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勸事之意也古

者天王嚮食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主公群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執事虞以為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其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鬃躬執弓射牲牲以為薦鹿頭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膚束帛以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

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官皆隸孫吳兵法平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華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具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塲故其地因名關塲自後藩鎮相

庾諸方伯往往閱習自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顛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曰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

極德備豈得與土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禮冠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敝巾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衣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具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紉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加幘冕而已○泰始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

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夫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三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敕議按魏氏故事主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四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大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

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貝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
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
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
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去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
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
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
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為立明詳錄其事蓋為主
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令迎
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
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
五牛旂旗旄頭單罕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
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
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

旄頭異字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取負皆純臣也夫宗王綱之始以定軋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制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爾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咨始建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

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米主之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叅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衛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憚之曾孫先臣安甌太守關中侯獻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由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上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

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壁以章草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
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甲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
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
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告曰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
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
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
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
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如
初荅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
白羊各二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二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
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
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去古者婚冠皆有
醢鄭氏醢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
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鑼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
鼓吹亦樂之摠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主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
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
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二節也王彪之議去婚禮不樂
不賀禮之明文傳補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去禮也禮
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
後故無應賀之禮又去禮記所以言加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
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
音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去禮無忌月不敢以
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
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吏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諸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有元良庶交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疋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苧媵
禮執奠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
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
乃革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其禮豈謂婚禮不辨天_之序故
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帝始率群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
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為
三老鄭小尚為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
乃今復講肆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
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母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

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大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廢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大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禮志第十一

禮下



志第十二

晉書三十一

樂上

廣雅

卷五

御撰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闢於手足坐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豈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義琴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邇彤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彤氏大護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籟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貺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踈樂沉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千戚旌羽

投諸煙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
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摺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
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
而疏壁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祖而割牲濟濟焉
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那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子
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適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
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
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鼗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
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
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
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
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鼓舞物于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
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具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
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新前音

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
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減曲臺宣榭咸變漆葦雖復象舞
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
不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
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
反是以楚王升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
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
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
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
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
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
遷善有不可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
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

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闔闔。

陽六為律，謂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為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為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二月之辰名為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為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為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為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為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為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為酉，酉者緬也，謂時物皆緬縮也。九月之辰謂為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為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

之辰謂為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土月之辰謂為丑
者紐也言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為名也土月之管謂為黃鍾黃者陰
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為土
土色黃故曰黃鍾正月之管謂為太族族者族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
族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為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絜洗
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為蕤賓蕤垂下貌也賓斝也謂時
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斝也七月之管名為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
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為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
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為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方之
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為應鍾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
之也八月之管名為南呂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
之管名為林鍾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為仲呂者
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為夾鍾者夾佐也謂時
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

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
謀祭酒使剗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
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摠領之遠詳經
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
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音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三年詔郊祀
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那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
之詞云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夏迄用其成
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先天之命上帝是皇
嘉樂那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鄉良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晉肇庶戴之畏天之威斲投人時
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爰脩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旣光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食神歌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游
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昭
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
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
咸絜齊丘芬芳身牲牲身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
降繫祉作京邑廣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竢皇祇眾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
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藜若有
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
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
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絜侍者肅玉觴進
咸穆穆饗嘉豢歌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
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猗歟敬止 嘉豢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祐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時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子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子蒸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枝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躬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老且定厥功 登此雋乂 糾彼群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叡智 聖敬神武萬機莫綜 皇斯清之
虵豕放命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創業垂統 動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日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樽既奠清醑既載 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蒸蒸永慕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巨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鍾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肅肅在位

巨工濟濟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鍾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曰騶虞二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及大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
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

廟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傳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去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頴頴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三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皆因

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旦助所明異旨也時詔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廟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曷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曠宸極 鍾鼓振泰清 百辟朝三朝 式式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振玉聲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作聖 皇景福惟日新
群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祿咸攸 同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且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樹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凰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凰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象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弈弈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宗

聖皇居四海 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洪基 明曜蒸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惣齊瓊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均 垂惠潤 皇皇群賢 峨峨英雋 德化宣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甕甕翼翼 樂不及荒 饑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崐崙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箕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臨覓八極 遊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三光 張帝網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闈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鍾簾

列四懸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旗羽

縱八佾

已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清風泄

惣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埽四裔

光緝熙

美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弈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

王公上壽

酒歌荀勗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高

本枝奮百世休祿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荀勗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式遵德讓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
頌以位叙或庭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稽
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
弈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迹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福履是綏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烈文伯考時惟帝景
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景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倚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茂建嘉勳脩已濟治民用寧那懷遠燭幽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昌無垠隆化洋洋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越惟聖王龍飛葦運臨壽八荒叡詰欽明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惟何 惣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旣臻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惟人 王綱允勅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廋廋大君 民之攸暨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旣睦 庶邦頌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謹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群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問不墜
旣宴旣喜 翁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有其容 哲哲庭燎 喤喤鼓鍾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荆楚 遂平燕秦
甕甕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軋頌民 靈瑞告符 休徵饗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旣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楛矢來陳

韓滌進樂 宮徵清鈞 西旅獻葵 扶南效珍 蠻裔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悃悃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酤既奠 篋豆既升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酣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回周 節慶代序 萬國同休 庶尹群后 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 式宴百寮 繁肴綺錯 旨酒泉淳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 下盡其心 宜其壅滯 訓之德音 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 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亶亶我皇 配天垂光 留精日昊 經覽無方 聽朝有暇 延命衆臣
冠蓋雲集 鑄俎星陳 肴蒸多品 八珍代變 羽爵無筭 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 舞者投袂 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 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
懽足發和 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躬今在盛明世
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
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踈狄思自親單醪豈有味
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張華

儼犹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群帥贊皇威將士齊心旅
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鞞弩赴節如發機躡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
揮戟陵勁敵武步蹈橫屍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金爵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闈皇英垂帝典
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祗
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

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張華

族燕明禮順，餼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酣娛，飲御備羞珍。和樂旣宣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摠章鼓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之云

正德舞歌張華

日皇上天，玄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晉，世有哲王。弘濟區夏，陶甄萬方。大明垂曜，旁燭無疆。蚩蚩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懸，萬舞在庭。象容表慶，協律被聲。

軼武超護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張華

惟天之命符運有歸赫赫大晉三石重暉繼明紹世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遂在璇璣群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惠加昆蟲億兆夷人悅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荀勗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
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
譏勗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
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
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
新律造三舞次更修正鍾聲會勗夢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
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秦閬中范因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

中封因爲閩中侯復宗貞人七姓其俗喜舞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牙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摠四篇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祭問巴渝帥李管种王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才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臨見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